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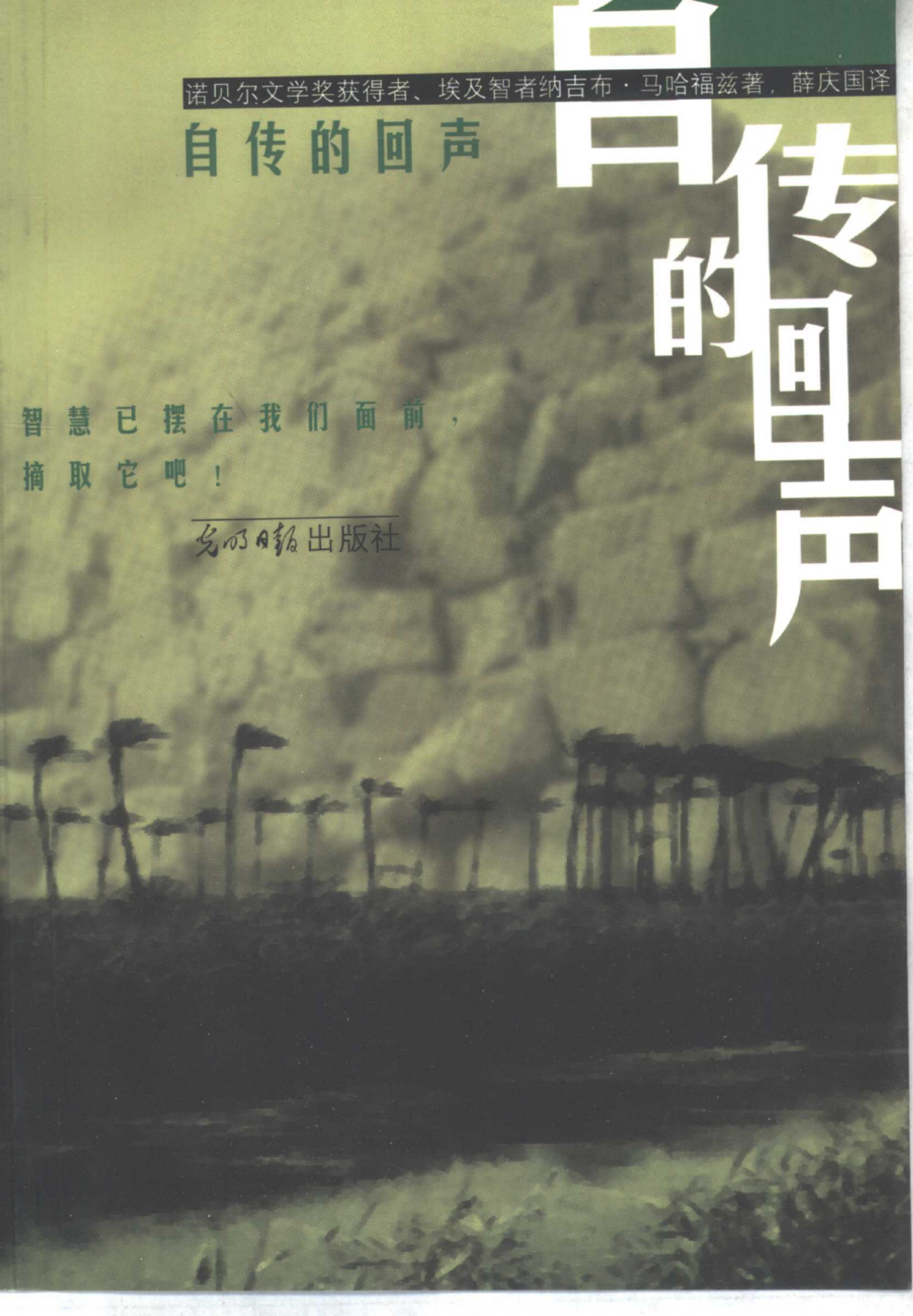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埃及智者纳吉布·马哈福兹著，薛庆国译

自传的回声

自传的回声

智慧已摆在我们面前，
摘取它吧！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纳吉布·马哈福兹著，薛庆国译

自传的回声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(京)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01-2000-346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Arabic text copyright © 1994 by Naguib Mahfouz

First published in Arabic in 1994 as *Asda' al-sirra al-zatiya*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

自传的回声/(埃及)纳吉布·马哈福兹著;薛庆国译.

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0.12

ISBN 7-80145-344-1

I. 自… II. ①纳…②薛… III. 纳吉布·马哈福兹-自
传 IV. K834.1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8257 号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电话:63082437

新华书店经销

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印张 7 字数 12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 000 册

ISBN 7-80145-344-1/G·193

定 价:13.00 元

智慧人生的启迪

译者序

人生真是亘古之谜。

人从哪里来？人往何处去？人为什么要生存？人如何生存？这些问题，曾令古往今来多少贤哲殚思竭虑，也让无数凡夫俗子或多或少地感受困惑。似乎已有了现成的答案，似乎又没有；但只要人类存在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就会赓续。

在《自传的回声》中，一位来自文明古国埃及的世界级作家，也以独特的艺术形式，记录了他对这些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。

纳吉布·马哈福兹（1911～ ），出生于开罗老城区一个中产之家，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哲学系，后在大学任职数年，一九三九年起在政府部门长期工作，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。他的早期作品，是《命运的嘲弄》等三部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长篇历史小说。此后，他视野转向社会现实，写出了《梅达格胡同》、《始与末》等广受好评的批判现实作品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完成了著名的“三部曲”巨著（《宫间街》、《思宫街》、《甘露街》），全书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的遭遇，史诗般概括了埃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，出版后获得国家文学奖。一九五二年埃及独立后，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，他曾中断写作五年。复出后他一改创作风格，

大量借鉴西方现代写作技巧，写出《小偷与狗》、《尼罗河上的絮语》、《真主的世界》等作品，反映了现代人在新形势下面临的种种危机。在此期间创作的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》，则以神话的方式演绎人类历史，表达了他对人类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思考，其中有关宗教与神的观点在保守人士看来足以惊世骇俗，该书至今未能在埃及公开出版，并是作者一九九四年在开罗街头遇刺受伤的主要原因。一九六七年埃及在中东战争中惨败，马哈福兹经过沉痛思考，写出《卡纳克咖啡馆》、《黑猫酒店》等多部作品，反映了他对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国家局势的忧虑。一九七一年，他从政府公职退休，但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力。晚年的《平民史诗》与《千夜之夜》两部杰作，借鉴了阿拉伯民间文学的风格，反映了他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and 人性弱点的揭露。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，马哈福兹迄今共发表了三十七部中篇小说，十四部短篇小说集，并亲自改编作品，将大量小说搬上银幕、舞台。他还是个出口成章的健谈者，根据他与别人谈话而出版的访谈录就有多部。无论就作品的质量与数量而言，马哈福兹都堪称现代埃及最杰出的作家，无愧于“阿拉伯小说之父”的美誉。一九八八年，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评委会认为：他的作品“总体上是对人生的烛明”。

九十年代初，马哈福兹曾去伦敦治病，回国后身体一直欠佳。他在病床上仍难抑制强烈的创作欲望，但苦于没有合适的题材，加上体力不支，因而无法创作长篇巨著。于是，他将自己卧床时的一些思绪记录在小纸片上，积少成多，并加以认真修改。作品完成后，他先以《沉思录》冠名，后又觉大而不当。他认为其中许多内容的灵感来自他本人生活，

“或是我生活中曾发生的一件事，或是一个瞬间、一个念头”，但又算不上真正的传记，于是想到“回声”这个词，觉得可以赋予自己一些自由度，便称之为《自传的回声》。但他对出版此作曾颇为犹豫，害怕将这部“非短篇、非长篇、非诗歌”的作品面对读者，甚至动过撕掉它的念头，后在朋友劝说下同意发表，于一九九四年先后在《金字塔报》、《文学消息报》连载，并于一九九六年出版单行本。马哈福兹认为，他虽然接受过许多人采访，但有些想法始终未有机会谈及，所以可藉这部作品表达。^①

在人生旅途的末程回望人生，一位功成名就的文学大师该是什么心境？在《自传的回声》中，我们读不出怡然自得，也看不到踌躇满志。相反，那是一位爱怀旧的老人在感叹光阴似箭、人生如梦。对人生苦短的感喟不绝于耳：旧像片上的亲朋都已作古，那位太爱说笑的妇人晚境何等凄惨，梦里见到的奈芙赛太太现在还活着吗？那个笑吟吟的老妇人是谁呢？“那些人真的曾经存在过吗”？美好的往昔，恍如隔世；青春的机缘，几近虚幻；曾经强悍的，变得衰弱；曾经执拗的，归于柔顺。岁月无声地改变一切，经过时光之筛的过滤，惟余下凄凉与惆怅。苏轼曾在赤壁长叹：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，然而人生之须臾，又怎一个“哀”字了得？“当爱情让我登上迷茫和相思之巅”时，黎明时分传来的那句低语：“祝你愉快！快告别了”（“黎明时分的低

^① 马哈福兹谈《自传的回声》创作经过，见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埃及《文学消息报》。

语”)^①，迷失者阿卜杜·拉比希长老的那句警句：“我们刚准备好房间，耳边就传来离别的乐曲”（“速度”），能不让人惊心与惊悚？

对于个体生命而言，时光的终极，便是死亡。怀生畏死之情，人皆有之。“旅行”和“芳香”描写的情形，或许正是作者冥想中死的瞬间。虽有善良的人们说“不要害怕”，但那神秘而阴森的“异乡的土地”，却断不是人们欣然前往的所在。死神，是“很少受到我们欢迎的朋友”，当这曾经遥远得“犹如天空远离大地”的不速之客逼近时，人的意志显得那么虚诞：昔日走路能让地面抖一抖的人们，而今成了等待出殓的死者；他们的后代来了，连脚下的土地也要向他们弯腰致敬，可惜，“最后，棺材架到肩上，越过所有人，过去了。”（“提醒”）死便是无。参加葬礼的人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，尸骨未寒的死者却已被人忘却（“离去”）。阿卜杜·拉比希长老的感悟，道出了人生的无奈：“生命，是一股注入遗忘之海的记忆之流；死亡才是确凿的真实。”（“病”）

死是真实的虚无。那么，生又是什么？存在的意义何在？从死亡的虚无，并不能推断出生命的价值。具有惊人文学想象力的马哈福兹借用“已满九个月的胎儿的感想”，对存在的意义发出了质疑：“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哪一种智慧能说明那个生命存在的必要？”（“幼小的哲学家”）人，身不由己地开始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旅程，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旅程的终点：死亡。这是一切存在者都必须承受的苦难。生与死之间，人在世界的存在状态，也总脱不了偶然、荒诞与悲

① 指引文篇目的标题，下同。

剧的摆布。两辆车恰好同时驶出、偶然变换车速、轻微碰撞一下的结果，竟然是“预订车票的人”生命的终结！（“预订车票的人”）“被命运捉弄的人”历尽坎坷，逆来顺受，病入膏肓后将一切尽悉遗忘，因而“到达了愉悦的巅峰，逃出了严酷生活的魔掌，连原先可怜他的人们也羡慕他了。”（“被命运捉弄的人”）然而，消失的毕竟不是他的不幸，而是他的不幸意识，失去了不幸意识，人又何异于草木？而众人对不幸意识消失的羡慕，岂非因为他们正备受不幸的折磨？“我”变成小鸟，因而能从树上一睹爱人的芳容，并为之喜悦，当爱人把“我”捉进笼子时，她的触摸让“我”全身陶醉；“有爱人近在身边，连周围群鸟的翩跹和歌唱都不值一提了。”（“幸福的归宿”）这颇有魔幻风格的寓言，象征了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不但失去了自由，更异化而成非人，人“幸福的归宿”竟是樊笼，这是何等的悖谬！已经长生不老的乞丐在哀叹：那些希望永生的人们，“都没有经历过世代的更迭，境遇的变迁，知识的增长，亲人的逝去，子孙的入土。”（“永生”）由此可见，死，人所不欲；生，亦人所不欲或不堪。生死两难，这便是人的悲剧性处境。

然而，人生的悲剧并不就此为止。马哈福兹说过：“生活的悲剧是多重而非简单的。从存在的角度思考生活，就只看到生与死；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生活，还可以看到许多人为的悲剧，如愚昧、贫困、奴役、暴力、野蛮等等。^①”作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一位作家，马哈福兹的视野从未离开过自己多难不幸的祖国。他那大量揭露社会悲剧、批判社会现实

① 马哈福兹：《我和你们谈》（贝鲁特回归出版社，1977），73页

的小说，便从不同角度真实记录了二十世纪埃及的苦难历程。《自传的回声》也描绘了这个悲惨社会的众生相：因杀死舞女而被处死的童年好友，因穷苦窘迫而被爱情和希望抛弃的老年夫妻，像烈士一般艰辛谋生的父子，因目睹爱父被殴而抗拒整个世界的孤独女子，在恶毒而蛊惑人的世界里自甘堕落的老嫗，以恶报恶的浪子……还有：牺牲尊严而换来成功后含泪的笑容，独裁者对思想和自由的压制，深夜里向城市蠕动、象征黑暗势力的魅影，受到圣徒谴责的猖獗的腐败……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受难的世界，这是一个人人都是疯子的世界。

社会的悲剧与存在的悲剧交糅在一起，更凸现了人生的不幸与荒谬。在马哈福兹的小说中，真诚爱国的弟弟早早夭折，沉迷声色的哥哥却能寿终正寝；正直能干的人处处碰壁，徇私舞弊者却左右逢源；敌人空袭时清真寺里的避难者被炸死，而在酒馆里寻欢的人却能逃生……马哈福兹的笔墨何以冷峻得近乎残酷？他是这样回答人们疑问的：“这一切都来源于现实，既来自人类的现实，更来自我们这里的现实。谁想验证，可以找到无数的证明。至于我这么写的目的，你可以说是抗议，或是批判，或者只是作为记录。^①”他在晚年谈论起卡夫卡的作品时，曾深有同感：“我从卡夫卡和表现主义作家那里，发现的是与现实平行的世界，比现实更现实。《审判》写得非常好，主人公被诉有罪，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何罪过。读者看起来觉得类似笑话，其

^① 纳比勒·法尔吉：《马哈福兹：其生活与文学》（埃及图书总署，1986），47页

实很真实，因为有时候你在大街上也能看到人在发呆，嘴里念道：‘真主啊，我作了什么孽，要遭这样的不幸？’^①”真实展示惨淡的人生，看起来不免有悲观主义之嫌，然而恰恰在这种真实面前，一切无视人生真相的乐观，或不是建立在悲剧基础之上的乐观，都显得盲目和浅薄。面对苦难人生和悲情社会，马哈福兹无法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正视悲剧不是怯懦，而是真诚与大勇的表现。

人生可悲。然而，人类仍然要生存，历史总归要演进。参破了人生的真相之后，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：如何面对人生？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智慧？其实，人生的真相，古今众多的贤哲都曾揭示过，但对待这苦难人生的态度，却颇为殊异。从古至今的各民族、各文化中，都不乏遁世者与玩世者。马哈福兹描述了那么多的悲剧，那他是遁世者吗？不，他借阿卜杜·拉比希长老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有一天，我试图隐居，可是人类的叹息声冲破了我的清静。”（“冲破”）遁世是容易的，但是一种更博大的情怀让他不忍于此。他是玩世者吗？他坦率地承认，一九六七年埃及在中东战争中惨败后，他曾一度万念俱灰，坠入玩世之渊，因为“现实看来荒谬而可怕”。但是，他又动情地告诉别人：“不，可以肯定，我不是玩世者。你知道玩世的含义吗？简单而言，就是认为生活毫无意义。而对我来说，生活有其意义和目的。我全部的文学实践，都是在同玩世斗争，或许我曾感到过玩世之念的蠕动，但我抗拒它，思索它，试图分析它，

^① 拉贾·尼高什：《马哈福兹回忆录》（《金字塔报》翻译出版中心，1998），56页

然后制服它。^①”在题为“不要相信”的对话中，两种人生观展开了较量：

“有一个人走来对我说：‘你不要信！你不过是盲目偶然的产儿，是诸元素纷争的后嗣；你毫无目的而来，还要毫无目的而去，如同你不曾存在过一样。’”

“我告诉他：‘以前你父亲就曾相信了不该相信的话，于是失去了愉悦和安宁。’”

不妨认为，这是曾在马哈福兹心中较量过的两个声音，终于，那代表智慧和神明的声音获胜。人生是苦难的，但不等于虚无。然而，只有信念还不足以带来愉悦和安宁，还需要行动。“通过解决社会的悲剧，存在的悲剧最终或许可以解决或减轻，总之，它可以赋予生活意义，使我们值得活下去。^②”马哈福兹对于解决或减轻存在的悲剧出语谨慎，因为这起码超乎人类目前的智慧与力量；但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，却是人的义务，是人生的目的。

行动和解决的动力何在？马哈福兹给出了答案：爱。这是一个在《自传的回声》中回响不绝的声音。他从漫长的人生经历中体会到：社会悲剧的产生，人的堕落，原因都可以归结到爱的丧失。于是，年届耄耋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截、更热烈地赞美起爱：“他从摇篮一直跟随我到坟墓。他便是爱。”（“跟随者”）“爱，是打开存在奥秘的钥匙。”（“奥秘”）“我即是爱，倘若没有我，水流便会干涸，空气便

① 杰马勒·基塔尼：《马哈福兹在回忆》（贝鲁特进程出版社，1980），54页

② 马哈福兹《我和你们谈》，74页

会腐败，死神会在每一个角落高视阔步。”（“我即是爱”）“爱的微风轻拂一个时辰，足以抵消一生遭遇的邪恶罡风。”（“爱的微风”）我们忘不了这样一幅感人的场景：从地上拾起的一张表达爱意的纸片，让他“赞美起这个爱的源泉未告枯竭的世界”，“呼吸到了遥远往昔的气息”，“一下子，我超脱了原先的踌躇。我决定现在就作准备，以便在这辽阔的城市里有我的葬身之所。”（“信”）是爱的情怀，让他从苦难的人生中振作起来。

爱意味着爱他人。正是爱，让马哈福兹笔下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品格。对故知旧友的回忆中，与伤感一起流露的是他的眷爱；对人物不幸命运的叙述里，蘸了苦水的笔仍饱含同情与关爱；即使对堕落者，他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恕，因为对于世道堕落，人人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。“宽恕”中，“为别人的残忍和自私作了牺牲”的母亲，认为自己只是为爱作了牺牲，因为别人的残忍和自私“是出于对自己孩子极度的爱”。“相像”中法官和被告长得相像，让人想起被告母亲丢失的孩子。这个平淡的故事令人回味：法官和被告相像的仅仅是长相吗？对于有着亘古魅力的男女间的爱情，马哈福兹更是高唱起青春的赞歌：“爱情的故事多么美妙！愿真主宽宥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！”（“一句话”）

爱意味着爱生活。生活多难，所以敢于承担苦难、义无反顾投入生活的人才是勇者。人生无常，所以更应当珍惜现时的生活，把它当作最后的时光。“生活看起来是一连串的争斗、泪水与恐惧；但它又有一种令人迷恋和沉醉的魅力。”（“魅力”）马哈福兹虽然看重精神的修炼和感悟，但不赞同避世，他心仪的人物，是这样的长老：“我们劳作以自食其

力，而不乞讨；我们投入真主的世界，而不拒斥；我们为爱恋和沉醉而愉悦……”（“忠告”）生活曾以“绝色美女”的形象出现，她对劝诫者的劝诫是：“不要拒绝我，以免为错失了大恩惠而遗憾终生。”（“劝诫的人”）生活不高高在上，不鄙薄人间烟火。长老让女子选择：“你面前有两条路：一条是贞节与天堂之路，一条是爱与生育之路。”她羞怯地笑道：“伟大的主为爱与生育预备了我，我不可违背他的旨意。”（“选择”）生活不仅意味着享受，更意味着创造和工作，“我宁喜一年到头劳碌不停，也不愿一个月的赋闲。”（“我们的天性”）生活中人人都应恪尽本职，放下手头生意去追求美人的人，被拒之门外，因为美人“不欢迎那些丢下市场上的营生而前来的慕求者。”（“选择”）

爱意味着讴歌、弘扬一切美好的价值：“谁失去信念，就失去了生命与死亡。”（“喜剧与悲剧”）“当人正确地行使其自由时，便是他最靠近主的时候。”（“自由”）“恶从四处包围了人类，人类便在八方创造出善。”（“本源”）“至强的强者是宽恕者。”（“宽恕”）信念、自由、善、宽恕……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，经过哲与诗的锤炼，显得那么意味深长。正是凭藉这些价值，人得以完善自身，改革社会、

爱，还意味着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。真正的爱者有博爱的情怀，爱一切人，但不是爱人的一切，不会爱人的罪孽。马哈福兹在其漫长的文学生涯中，从未停止过对社会黑暗的揭露，对人的丑陋思想与行为的抨击。反对虚伪、野蛮、贪婪、专制、腐败、愚昧是他众多作品鲜明的主题。在《自传的回声》中，“寻找”讽刺了打着真主的幌子以行不义的盗贼，“赞美”谴责了失去理性、以恶报恶的狂人，“疑问”影

射了专制统治对思想的禁锢，“伊兹拉伊”刻划了暴君虚伪的嘴脸。马哈福兹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，主张介入社会，他本人便是一个介入式的作家。七十年代初，他曾和一些著名作家联名上书萨达特总统，敦促他采取果断行动结束与以色列“不战不和”的局面。七十年代末，他以民族大义为重，勇敢地支持受到众多非议的“戴维营和平协议”。他还经常就国内外大事指点江山，臧否人物，晚年对穆巴拉克总统褒扬有加的同时，也坦率指出他的若干政策失误。他还有先知一般的洞察力，能敏察黑暗势力的滋生和蔓延，并以艺术的形式预言社会危机的来临，因而屡屡得罪当权者和利益阶层，曾几度险遭不测。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，在“魅影”中得到最生动的写照：夜阑人静的时刻，为熟睡的城市而警醒不眠的“我”，发现眼冒凶光的骷髅如魅影一般向着城市蠕动；于是，“我颤抖地揣测：我的沉睡的城市在白天会遭什么凶险……”

爱，对于马哈福兹而言，还是一种神秘的圣爱。他一向对伊斯兰神秘主义（即苏非）情有独钟，晚年更从中获得莫大的精神慰藉。苏非信徒注重高尚的精神生活，希望通过精神修炼和灵魂净化达到人神合一的神奇境界。在他们眼里，爱是“近主之路”，苏非殉道者哈拉智更认为：“真主本身就是爱”，并把爱提到存在的最高形式及原因的高度^①。爱的最高等级是神性的爱，这种爱“源自真诚爱者的心灵对被爱者（即真主）的一种深情、狂喜与着迷。这种爱是纯粹的精

^① 参见李琛：《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），27页

神的爱。^①”马哈福兹不是苏非信徒，因为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拒绝生活；但苏非的智慧，其对个人感悟的重视，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追求，还是深深吸引了他。对他而言，“苏非是一片美丽的绿洲，我得以在那里歇凉，躲避生活的酷热。”^②苏非信徒对真主的探寻与发现，被他赋予了求索人生意义及人类最高理想境界的涵意。寻找与发现，是他后期作品中屡屡出现的主题。寻找与发现的对象，则以老祖父（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》）、父亲（《道路》）、圣徒（《宰阿贝拉维》）、珍珠（“珍珠”）、美人（“海滩上”）等形象作为象征。在《自传的回声》后半部分，一位虚构的苏非长老“迷失者阿卜杜·拉比希”以智者的形象出现，马哈福兹既借助他传达自己的大慧之言，又让他引领我们窥睹神秘而迷人的苏非世界。“他们未经中介便进入我的心灵。他们的交谊神奇，他们的声音甜美，这地方宁静而迷人，散发着芬芳。”（“结识”）而梦境或幻觉中与神的几次相会（见“我的美女子”、“邂逅在深夜”、“解脱”），更笼罩着浓郁的神秘氛围。然而拨开神秘之雾，我们仍可感觉到，苏非心中——也是马哈福兹心中——的神，已不是传统教义中令人敬畏的对象，而更是一种爱的对象。

《自传的回声》是马哈福兹对自己饱经沧桑一生的总结，是他彻悟人生后智慧的结晶。熟悉他文学生涯的读者会发现，他许多作品探讨的主题，都在这部书中以更凝练、更艺

① 金宜久：《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），46页

② 转引自《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》170页

术的形式重现。正如他所言，他在写作此书时赋予了自己相当的自由，因此，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自传。但恰是这份自由，使这部马哈福兹的“准自传”成了一部人的传记，因为它让我们领略了人生的全景：从孩提到青春，从成熟到衰老，人间的爱与憎，善与恶，苦难与幸福，梦幻与现实，生与死的搏斗，灵与肉的较量，谋生的艰辛与追求的执着，都浓缩在这不长的篇幅里。无论是那些平淡中寓深意、寻常中藏机锋的段落，还是时时掠过眼帘的诗意盎然的篇什，都能让人生发无穷的冥思与遐想。既然神秘的人生那么变幻莫测，这位金字塔之乡的智慧长者，也给我们出了许多斯芬克思之谜；而在猜解谜底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认识着人生。“灯光”中，“编剧站在远离灯光的角落，仔细听着，看着，谁也没有注意他。”人生如戏，冥冥中不也有操纵人命运的“编剧”吗？“任务”中，母亲让我去邻居那儿取寄存的东西，这“寄存物”莫非就是生命？是神——或是大地母亲——寄托在人世（即邻居）、又必将收回的生命？因为，“我们属于真主，我们必定归于真主”^①，“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”^②。而那位“客人”，他的到来让“父亲打发我去远处玩耍”，“等我回来，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”，（“客人”）他多么酷似那让一切生命销声匿迹的不速之客——死神……

马哈福兹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曾经说过：他的灵感，来自哺育他的两大古老文明：法老文明与伊斯兰文明，来自

① 《古兰经》黄牛章 156 节

② 《旧约·创世纪》3 章 19 节

他对西方“丰沛而迷人的文化美酒的畅饮”，也来自他个人的渴求与探索。正是凭借深厚的文化根基及自己的勤奋与天赋，暮年的马哈福兹依然文思不竭，奉献出了《自传的回声》这样高品味的文学，表现了奋发进取的智慧人生观。他的智慧，既含现代的悲剧意识，又具古典的积极人道主义精神。他的追求与理想，困惑与忧患，他思考探索的社会文化语境，他作品中蕴涵的平易道理与东方式的睿智，都能引起我们中国读者的共鸣，并足以让我们受到人生的启迪。南非作家纳丁·戈迪默女士对《自传的回声》的赞叹，最适于引为本文的结语——她在为此书英译本所作的序中写道：

“智慧已摆在我们面前，摘取它吧！”

薛庆国